國風
陳 檜 曹

毛詩箋疏辨異第五冊

毛詩箋疏辨異卷十一　歷城李崇勳譔

國風　陳

宛丘　六月十七日

子之湯兮傳子大夫也箋云子者斥幽公也案箋說於序刺幽公

之文故以子為斥幽公於序義正不無也詩序之刺君者不必經皆

之君(如)小雅之節彼雄雉鄭(又)兩此由(齊之遠)鄭之箋(後)(為)(如)唐(之)

第五章小戎皆是詩自言臣民之事序自言其作詩之由(主刺其君)所

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也鄭不悟其義誤於詩文與刺者為

誤解矣

值其鷺羽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箋云翳舞者所持

以指麾某義也此經但云翳翳羽下章云翳明是一物故傳
以翳立文下傳云翻翳也與君子陽陽傳同始經云執翻與下章云經
翻正合則翳為翻者所以自蔽翳說文翳羽翳也所以舞也是
其義矣鄭云指麾者用其經禮之說也儀禮鄉射禮記無物則
以白羽與朱羽糅注云此翻旌也翻亦所以進退衆者周禮鄉師又
及葬執纛注明引雜記匠人執翻鄭司農云翻羽葆幢也爾
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是其舊注
以此翻為羽葆幢故此箋本之申毛義不舍為說傳義不合且與君子陽陽之箋自相乖違矣
胡說箋與鄭說非是

東門之枌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子仲陳大夫氏箋云之子男子也某郭以序
云男女故以此子仲及下章原氏强而合𢁉傳俱云大夫氏今案舞者本女子
按經穀旦兩章皆云婆娑而舞則其為女子正同耳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穀善也原大夫氏箋云旦明于日差擇也朝
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某義此也下句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則承南方之原之云為男子擇女則下句不應矣擇女
且鄭音旦本亦作且子七也反為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王
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嗟某毛無改字宜
從鄭讀也協韻王肅為且之訓義雖通徐以且為子餘反
嗟為七何反說與不傳字從鄭讀矣陸說毛所異者惟于不
訓曰耳于差也穀旦于差猶云差于穀旦古人語倒耳箋于原
服皆于織歸皆此類也言男女擇此吉日相與聚會於南方原氏之

女織於世族亦棄其績麻之業於市中婆娑而舞者不知恥
故刺之鄭不以爲擇日而以爲擇女朱子因一字之異遂言全別此
類是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傳逝往鬷數邁行也箋云越於鬷總也
朝日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以總行於男女合行眾
箋義非也往猶時往也猶日月逝矣歲聿其逝之類傳訓鬷爲
數之言讀所覺反與之三年傳撫數也之數不同胡承珙曰數之讀傳以鬷爲總之假借可
爲數罟之數趣風九罭傳緵罟小罟魚麗傳作數罟知緵者
數義其說是也數亦也數行即序之亟會矣臨擇王肅之說
以鬷爲麻縷非是

衡門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
箋云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慤愿任
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案箋義非也傳云洋洋廣大蓋以
喻無人升爲上衡門淺陋一例言賢者不擇地而處雖泌水之廣大
閑其無人而有道可樂則足以忘飢喻國君不擇地而治雖陳國
之褊小人民稀少而以道爲治則足以自立故序云誘僖公
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
發憤忘食矣即引此詩是韓義正與毛同箋改樂爲療又以
用賢臣爲說與毛韓兩家皆不合臨不用王肅於毛之說則爲
之辭云泌者泉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
樂道忘飢乎上下陽闕亦取毛言

二章箋云此言何必何之魴然後可食取其美口而已何必大國之
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喩君任臣何必舊人亦取忠孝而已
箋義非也此所謂儘之宋家之本其有以喩為國之前也歟
陽本義曰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賢言凡食魚者凡魚皆可食不必
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賢言凡娶妻諸姓之女皆可娶不必待齊
宋之族則不娶妻矣首章之言言小國皆可有為二章三章之言
大國不可待而得此所謂誘掖也皆非所謂誘也作義者蓋王勃吳棫儒之謂箋之説則是戒其欲陽之説則是勸
愿好樸近者而忘遠略故風人以居處食色之事誘掖之矣此
詩家傳之名序者衡門戒經中言者皆指其國中之所有陳境不乏
河而言河魴河鯉及陳之所有也萬世賢女以配君子則儀其所娶儀已之夫人淫不可無接
必非貴族或止有以妾為妻之事矣然則詩人之言正所儀之所以

考以曉之語所以君之食魚不必待魴鯉而後食之如人君之娶
妻豈必待齊宋而後為振乎何獨為國則不然也李斯諫逐客
書陳駿馬美女亦此意眼目本於首章之任賢故此箋似前
人為説亂於首章既別為毛解此及下章不更為疏本字何也非沖遠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
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喩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某箋
義非也易曰地道無成斯于之無非無儀女子以從順為義以宜
言君子為賢女所柔順乎取漚麻喩柔順乎尤不侔何也尤不備
作柔而不非也葛覃傳云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此篇
麻紵菅皆女功所有事興言當與彼同言東門之池可以漚麻紵

可以待賢以盛衣服以嫁賢善之女柔順其德可娶以配君子也
此言淑女自善其德下句乃言使君從善之事
彼美淑女可與晤歌傳晤遇也箋云晤猶對也言淑女賢
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案箋義非也此言淑女可與君子晤歌也
猶得曰傳云荒淫忠臣良士之言無由可入則其君子無可奈何
但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為其配耦以風諭之戒荒淫箋改化也說
宜切擊矣能此四章賢女可感化君子之上句與義不相屬亦不淫庶
但可賢女與君子晤歌其德耳箋以柔順君子則為儀不於倫故知
不能也傳訓晤為遇與箋能傳觀遇也同義王肅云可以相遇歌
樂室家之事正中傳意箋轉訓為對自是別解疏從傳同
非是

可與晤言傳言道也案諸經注疏多訓道為言或訓言為道
者傳言之道也者謂可與君子言道理非以道為言之訓也諸家多
誤解

東門之楊

序昏姻失時男女多違疏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案
疏說非也時者謂男女之年摽有梅傳所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是也
桃夭有狐野有蔓草綢繆諸篇皆同鄭於諸序云時者皆
執其仲春婚月之說寫毛相爭讀者謂毛與鄭異以秋
冬為時殊不知秋冬失昏姻之月失時者三十二十之年判然為二
不宜混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

毛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案傳
云男女失時者即序昏姻失時也不逮秋冬者即野有死麕傳
所謂者不暇待秋也云男女失其三十二十之年故不待秋冬之月
而以楊葉盛時為昏姻以不逮秋冬為失時也興者楊有稊（云少壯）
有華今但見其葉牂牂而盛是喻其少壯之時故以為喻耳
以桃夭興義例之可見鄭以仲春為昏月故以三月喻時晚毛以秋
冬為昏月時不及待秋冬矣箋以鄭例毛乃謂至於春夏時
節已晚不復及其秋冬之時誤甚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傳期而不至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
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案箋義非也胡承珙曰
昏姻失時男女多違其故似非一端鄭箋於本云時不逮則為
異人之色於此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此莫須有之事（似未合序云）又引姜氏
廣義或以勢利寒盟以他婚棄約之說擬（較箋義為勝）為圓融曰疏說近
者用昏時以為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深而亮
不至箋疏說非也明星煌煌正言昏時也大東傳云日且出謂明星
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是昏曉皆有明星也女曰雞鳴
篇明星有爛傳云言小星已不見也彼言曉之明星故云小星不見
此（別）云昏之明星為小星未出而知傳云期而不至者云昏以為期今
已至民日時但見明星煌煌空望[?]（而故之）夜已深乎

墓門

序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箋不
義者謂弒君而自立疏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由其師傅不良

身而至善惡由
於師傅故中說
若狂不能使之此
惡使耳夫況之
為君則善惡由
己何故刺師傅之
不亦乎

故至於此況之為君此師傅將至陳佗仍用其言卒得至誅絕故
作此詩以刺佗非其言之惡傅而能良師也經二章皆是戒佗令去
其惡師之詞案此（箋之說）經作（詩時）非詩時陳佗尚未為君故序云
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者）言以著詩人之先見（與鄭同）有所同車序云卒以無矣
國之易至於見揚之水序云閔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俱［illegible］）
然此同胡承珙曰此詩乃作於桓公之時自以佗傅不良恐陷於惡故
豫告桓公將令早為諭教非作於陳佗弒逆之後也若在桓公
卒後則佗已身為大逆而當鯉之後追怨於其傅之不良罪
魁而誅當惡無此箴規之言与其［illegible］相［illegible］於其說甚
［illegible］
後也未年等云世不應念我之言唯當以陳佗矣皆為詩鄭云亦

為若桓公手不能陳佗未為君（序書云刺桓公今刺佗仍是刺桓）此序云刺陳佗未此詩二子云冉
之且從嘉以人斯云刺是之耳張云陳佗未立為君則身為公子
斯也大夫雖則惡師此民所以今作詩時是自立之後也附和鄭
說（陸符）強解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傳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間希
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箋云興者喻陳佗由不覩賢
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案箋義此是也程氏曰人情
不備治則棘生於道路不備治則墓門有棘生故興舊墓門有
薪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佗才不足者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
正之（安得言傳云［illegible］）（鄭箋云梅有鳥雖美木生墓門則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陸有良心善長）
（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之）故侍隨之年鄭偽詩成於陳之後不許五父詩曰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七年傳陳及鄭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

忌洩伯曰五父不免不能盟矣先後二年之間其言惡不同其師
徒之不已可知詩人將料其亂亡之洩伯之先見同矣鄭箋以詩
作於伯武君之後故以爲斯有刑誅又以詩人判君不當以刑誅爲
言故言誅伯之罪迂曲不安甚矣甲申初冬觀此 箋曰由曰至非是從事
後退謝之語只記以爲符爲退刺亦由箋說誤之不得其解謂孔疏
之誤也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傳昔久也箋云已猶去也誰昔之也國人皆知
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箋義以
也傳訓昔爲久則誰不爲昔語詞與尔雅不同久語長久故曰後
言之可來山傳以長久訓舊義同已口也言國人皆知其惡矣
而抱(?)用之不已誰能長久如此矣言不將亂亡也其後抱(?)黨伯

遂殺太子免而自立詩人之言驗矣其由以刺曰後之追事而語之
若將然者之爲語組之爲左以相反(淨)詩義語久言多外
是疏於此句全說無有脫文

歌以訊之（傳訊告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之告箋
義非也告即作詩者告之如四月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箋云告哀
勞病而題之是作者自題之也何必工歌乃謂之告乎此告謂告
抱不也箋疏皆以爲告伦(?) [illegible]
訊以韵讀之皆當爲誶說文誶告也戴震曰廣韵六至引詩
歌以誶止然則此句以字与上句相應爲語詞與詩韵在句中者的
下用字不以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思猶作息此誤作之失詩句用
韵之通例

訊予不顧顛倒思予箋云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於
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之其晚也案箋譏也顛倒不顧 義則無顛
覆不同不得以破滅為言之思予岩上而訊予一例皆倒語究同語思
我之言窮而顛倒於反覆也思予於之至予也我皆植以而君不顧
我之言徒反覆令我思思爾與陂據持伏枕之言同務之至於
破滅顛倒之急考是指陳佗蔡人殺之之事詳佗至死時乃書思
此之云也是鄭云以告為告佗非鄭意語告植之則植不忠辛母佃
身用未被弒 末其作亂 師 破滅顛倒乎故知孔疏之誤仍由鄭說也

防有鵲巢

序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案史記陳世家宣
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
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其事與言驪姬絕相類春秋
莊二十二年書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左傳不詳其事蓋禦寇以
讒死於嬖之中其矣序云宣公多信讒與采苓序獻公好聽讒
語意正同然則此詩或即完奔齊時國人所作歟 述其憂懼之情所為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傳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箋云防之有
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
此讒人案箋義非也防有鵲巢喻宣公有嬖姬也若南山鳩居
鵲巢喻夫人之德此之防有鵲巢喻內寵之害相反而其義相
通矣下章甓亦喻賤妾中唐塗喻高地言與此同邛有旨
苕喻君所有讒賊也苕味甘而邛卑之上明有以甘言進於君側
者與下章言鷊同傳但云興也不明興義故自歐陽本義以後

句為異說近人陳胡諸家又以采芑無徵此所有徵歎之經文

義均 安東門之枌等皆以義從而無苦彼說為別解也

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傳侜張誑也 箋云誰之讒人也女眾讒人誰

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 所美謂宣公也 箋義

非也 予美 被讒之人 謂讒者讒人 謂嬖媚也

被驪姬之讒而死 事與此同 不當有眾讒人也 君知予美謂讒臣冠者

傳侜張誑 讒人侜張為幻以誑欺我 其所讒

之人而後得其非驪姬 君 齊 美之足矣

月出

月出皎兮 傳興也 皎月光也 箋云興者 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

此箋誤也 東方之日 傳日出東方 人君明盛 無不照察 [illegible] 月也 此 為月光 以喻

皎月出之光

明 大其照察之光 日光月光 君信 好德不好色 是照察之

明 與 下句 佼人僚兮 舒窈糾兮 云其所好 非此 乃為 正識其不明

非 序疏謂 經之所陳 唯言好色 序云不好德 亦以見作詩之意

於經無所當也 正義 此箋之誤

勞心悄兮 傳悄憂也 箋云 憂而不見則憂 此箋誤也 勞心悄兮

者 詩人自言其憂 與上篇心焉忉忉 澤陂中心悁悁 勞心

忉忉之義同 非謂好色者亦憂不見美色也

勞心慘兮 慘 說文慘毒也 慘七感反 以韵求之 上句 不協 戴震曰 慘七感

反 方言 說文云毒也 音義皆與 不協 蓋懆字轉寫之訛

為慘耳 懆千到反 故與照燎紹韵 說文懆愁不安也 引詩念

子懆懆 今詩中正月篇 憂心慘慘 北山篇 或慘慘劬勞 抑篇 我心

惓惓皆慄慄之謂是也胡承珙曰五經文字云慄千列反見詩風是
陸氏所據本為有作慄不誤矣

株林

首章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為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
佚之行 匪非也 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之行
自之他耳 觝拒之辭 案箋義非也 此皆問辭也 言君今者胡
為乎株林從夏南乎 抑非適株林從夏南乎 蓋為托辭 不
不知與此疏有異字非是當從定本 下章乃述其所見言君
則駕我乘馬說于株野矣 臣則乘我乘駒朝食于株矣 為是
者之辭 定記謂不害為觝拒之辭 彼相戲於朝 恥不知恥亦何觝
拒之有 是明箋誤 但以匪適株林從夏南為詩人為君相隱之詞

孫案是 王肅云言非於適株林從夏南之母 反覆言之 之狀之也
其說不明 胡後箋申其說 云君胡為乎適株林 止言從夏南乎
乃匪適株林 實是從夏南也 朱傳所本 是也 然此王亦刻
下章為設 孫疏以為具非 與經旨未合

二章傳大夫乘駒 箋云我國人 我君也 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
駒 變易車乘以至株林 或說舍焉 或朝食焉 又責之也 馬六尺
以下曰駒 案箋義非也 上我之靈公 下我之孔寧儀行父也 宣九年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
十年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 可見當時君臣宣
淫國中 陝鏈 (招搖耳目 此序云馳驅而往) 朝夕不休 真矣 序不言臣者 主刺靈公 故略
之 且其下篇序互見也 節又下篇序云君臣淫於其國 此將

之對靈公迹創為處易車宗之說，皆為不對孔儀之誤矣。或據
國語南冠以如夏氏語，靈公實有易服微行之事，箋說實得
經傳微旨，（蓋）或為妄談，傳明云大夫乘駒，明指孔儀之屬，何得有
處易車宗之說乎。○ 釋文乘驕音駒，說文或作駒，字是後人
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案釋文誤也。經本作駒，作驕者，鄭據三家改，毛本驕不之
作驕，則定本及孔本皆不誤，（自）臧氏經義雜記程作驕者不是
皆作驕本未皆從（之）誤，者其改誤。段陸胡馬諸家
為驕，此與箋合，故也。經漢廣傳云，五尺以上曰駒，是本作驕，毛義若明如此，而諸家非
云六尺以上曰馬，是六尺不为驕也。許氏此等不非毛氏者
皆奉合鄭許鄭之說，不亦惑乎。按勘記曰：毛於此及皇皇者華
皆更不为驕字，作傳者皆是駒字，未必後人改之。說文驕下引
我馬維驕，乃說文所引不同，多不可強合，斯為通論矣。

澤陂

序：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箋：感傷，謂涕泗滂沱。案此箋誤也。首章云傷如之何，即此序所
本。（朋）傳云：傷無禮也，明夏曰感傷，謂君子傷時之無禮，而憂思服
男女思而不見，乃為此感傷也。鄭謂以有美一人，謂所思之女，故訓
（經之）傷為思，又取涕泗滂沱以當此序之感傷，殊乖經序之旨。據傳
傷無禮也，知序文憂思上當有君子二字，疏中毛謂君子惡之，意
以感傷為是也。鄭所見本蓋已脫去，遂誤以感傷屬男女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蒲柔
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

所悅女之容貌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焉箋義非
也傳既不明興義然以下傳傷無禮推之則澤以喻禮陂以喻君
臣蒲荷以喻男女相悅也傳之陂澤障澤也者所以障澤不喜（有陂）（障防也言）
喻蒲荷與以興君臣喜以禮防民不喜民辟禮而為男女（臣澤之）
相悅之佚也箋以蒲喻男性荷喻女容眾衍之云女說男云（陳奐曰男女所指靈公君臣與夏姬是也）
之說性滑利及蒲從男說女云之形容俊大及荷於戲不成語
負箋云淫風由同姓生者胡承珙曰靈公乃宣公曾孫御叔為宣
公之孫於靈公為從祖父靈公淫於夏姬是為瀆倫亂宗亦稱
公孫甯是靈公同姓故箋有同姓之說鄭云蓄於[redacted]椎牛帝
菜集菜菜菜茄。此箋云芙蕖之莖曰荷之莖當作茄蕅蓋據三家以改（從余雅鄭）
毛字也臧引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是其證矣陳奐曰古

荷與茄同部箋讀荷為茄得之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
之何而得見之案此箋誤也傳云傷無禮也者言美人傷此君臣無
禮不能傷美人也序感傷之傷美人指陳之君子（陳奐曰言有序常云君）
美一人見陳君臣淫說無禮之甚而為之感傷也是也
子見君子卑國傳本作此段不易衰隱晦矣鄭誤以美
人為所思之女則傷不得為感傷故改訓為思而鄭以佛四傍淀為
感傷事迂曲甚矣（不安）孫毓以箋為長所非也（謬甚）統中立云君子見其
淫亂乃感傷之是矣又云彼男所說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
不能自防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別以鄭之誤也）二章碩大且卷傳之卷好
貌三章碩大且儼傳之儼矜莊貌（明）以美人之美好此篩傳為傷
美人之無禮（下二章作何辭）且謂有美一人（既指）淫女則傷如之何復是誰傷之也

諸家之中毛傳注孔疏之誤

疏之　注之者此

毛詩箋疏辨異卷十三　歷城李[illegible]撰

國風

羔裘　檜　閏六月初一日

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箋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案 此箋誤也以道去君者亦三諫不從而去非待放之謂也知者春秋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何注孔子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為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是三

諫不從以道(一三年為)去之(者云)事也又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
傳云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
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何隹古者
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
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
故三年不敢去是待放之事為有罪而去者言也二者各不相蒙
故三年兩為發傳何郤公亦兩存其義鄭此章合為一者蓋用緯
書之說也(耳)白虎通義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之也
是其所本之范注穀梁亦禮三諫不從待放於竟三年君賜之環
則還賜之玦則往此又治鄭之謬也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
諫而不聽則逃之孟子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又云

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此皆與待放無涉)毛以時無緯書明義
皆用古禮說並下同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游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
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
翔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
治案箋義非也傳云羔裘以游燕狐裘以適朝者明衣服皆得其
宜即序好絜之義也羔羊傳云大夫羔裘以居(居私朝之服)此云君游燕用其
曰羔裘蓋諸侯(燕服)與大夫同也緇衣傳云錦衣狐裘朝廷之服是
在朝皆狐裘也不為待君猶羔裘諸大夫故明之以見羔裘狐裘
皆其服也鄭注禮以緇衣羔裘為在朝之服故此箋云然又以經
序考之其說難通經云狐裘不言其色玉藻言君衣狐白裘

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故從前章之錦衣狐裘此則美秦襄受顯服

君之正服謂狐白裘也檜君誠將絜何於舍其正服之狐白乃用見君不能用道但將此

息民之祭服以朝乎且序之將絜去謂朝燕之衣服皆鮮矣耳

非後之變易衣服

然以朝服燕祭服朝則是變先者度非徒將絜堂之遊宴乎

驕曲為鄭說詳疏文經耳　胡承珙曰晏子春秋諫士篇景公之時雨

云不錦自強於政治衣服經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見君

雪三日　景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

不能閑道但將此……各衣中朝而不能自強於中朝

入見此諸侯之朝衣狐白之證

經言刺其息情安朝不言不能自強於政治之也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傳國無政令使我心勞　箋云三諫不從待放

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思君用已……

矣以其不思君而去之……國無政令……使我心勞

本明其……國無政令之故使我

切之其心勞憂箋之說則是待放之時思君之無政令……疏因謂待（申之）

即孟子所言舍王其引之言

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此詩殊乖風人之旨且詩意通義言待放（即此箋義亦有未合）

之積之所以安之年未合已所之不合於禮義只將眾之所同也是待

放者待君之罪已（不宜）……更思君惡而作詩

刺與時所以箋義言之亦有不合矣

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疏哀悼者心神震動

故為動也與箋哀傷同疏說非也胡承珙曰古悼字亦作動論

語子哭之慟釋文引鄭注變動容貌周禮大祝九撎四曰振動

杜子春云動讀為哀慟之慟然則悼慟也即慟字故鄭申之以哀

傷故胡氏……其說但謂箋申傳非鄭箋未悟動即

慟字故易傳耳陳奐曰……鐘之……帨柳之蹈傳皆訓為動之古

慟字

素冠

序刺不能三年也疏中毛云有不幽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縞之冠
不能三年故卒章思禫祭之人案疏説服如毛意則以素韠爲縞
冠已未有不升小祥者耳若已幽小祥則素時有是縞冠 謂不能
[illegible] 此說亦非故毛之中鄭同 刺其不能三年
者言説三年將終廿五月日耳若今不見練冠便是期而釋服
三年之喪纔行其半遠禮甚矣何必刺於不能三年也是其之
喪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已及再期雖後不能三年未爲
但少月日連綿 [illegible]
庶見素冠兮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
冠素紕時人皆解緩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

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感之人形貌欒欒然膄瘠也案箋義服也此
思能小祥者也時人皆有祥喪但視喪畢我冠至所云後者故詩人思
見能服練冠之人 若能小祥即是不能三年也則三年之喪期而
棘棘素小祥又期而大祥既即喪者謂大祥者則期而除服
莫其曾小祥之禮並廢不行可知故惟三年之喪有小祥之惟能
行三年之喪者有練冠詩人思見練冠是思見能三年之人不必待
見大祥之冠而後知其三年也鄭泥於三年之文故援玉藻爲説
然既以冠縞又非素名實俱淆不安甚矣喪記云鄭康成王肅
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
縞冠之文其説誤矣惟其不能三年是以詩傷不見既練之冠
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亦服是冠矣豈於二

章之素衣鄭說尤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欲
衣為裳其章合並甚矣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為素者殊不
知經傳以色白為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為素
也足明箋疏之誤疏云王肅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孫毓箋說為
長孫詳兩家異同不足據王肅述毛不嘗云然那疏又有脫誤
勞心博博者待情之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某箋義亦
也待之憂勞者謂居憂者之勞也非謂情之憂也以經之云勞心故云
憂勞以棘人以憂而心勞也與上句欒欒之一例胡陵箋引寔本學詩
日舊以情之屬於人結三句文以象直下正之素冠之人思慕者一有
終身之痛如傷然蘊結乃詩人自言故以我字別之其說甚諦
疏援箋申毛誤也

庶見素衣者待素冠於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
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云素衣者謂素裳也箋某裳也
之誤有三鄭於雜記注云朝服以朝是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
正祭服之是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於縞冠
未純吉也是祥祭之服惟縞冠異於元端冠縞兒喪後乎是朝服素裳此是
常自不用之詩人所常見同故云所云庶見素一也朝服縞冠旅祭時為於
以故雜記注云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疏云以祥祭奪情故朝服縞冠祥
祭既訖哀情未忘其服稍重是也詩人思所未見乃舍其經重之麻
衣而思其吉服之素衣素裳於二十
使之禫祭時之服於事不次三也至改衣為裳孔記已試
其誤

聊與子同歸兮 傳 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箋云 聊猶且也 且與之
同歸 非之其家 觀其居處 業而家之 [illegible] 蹤已 [illegible] 之 但其中
毛之云 非與共歸己家則非也 用歸 [illegible] 陳奐曰 與之
同歸 同歸於禮也 家得傳言 下章及一篇同

隰有萇楚

序 疾恣也 國人疾其君之淫恣 而思無情慾者也 箋 恣謂狡狡
淫戲不以禮也 [illegible] 鄭譜云 [illegible] 王之世 檜之變風始作 故此箋但為云（指其君也）
刺不能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何楷氏古義曰 鄶（君）仲之夫人與鄭伯通 檜君弗禁
國人疾之（詩之）是也 朱無家無室 是蓋刺夫人 不當刺檜君 其說是也
困學紀聞云 檜有疾恣之詩 國語富辰曰 檜之亡由仲妘 是王伯
厚已有此說 何氏本之耳（胡氏）[illegible] 序 [illegible] 其整過矣 [illegible] 序不云檜

仲林先師傳注經以傳注釋以傳釋 故不能貫之之後 儒擇書（他）
以從經任其致於之功 實在此羽翼序傳不可廢也。國語韋注 鄶
妘姓之國 非妘同姓之女為鄶夫人（唐書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不由女 [illegible] 昭語）公羊傳曰 先鄭伯有善乎鄶
公者 通於夫人以取其國 此之謂也 （雙行小字）
隰有萇楚 猗儺其枝 傳 興也 萇楚 銚弋 猗儺 柔順也 箋云
銚弋之性 始生正直 及其長大 則其枝猗儺而柔順 不妄尋蔓
草木 興者 喻人少而端愨 則長大無情慾 [illegible] 箋義 [illegible] 是也（注云）
此有隰者 多取以為興 此隰有萇楚之性柔順 生於下濕之地（此亦言 [illegible] 弱者）
則無 [illegible] 以喻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禮義之教 則無悅悅（猗儺不羨 [illegible] 柔順者 化於）
疾今君不能然也 陳 [illegible] 疏云 [illegible] 其枝 [illegible] 一尺 引 [illegible] 於草
上 則不得以不 [illegible] 蔓草木為興明矣 [illegible] 萇楚 [illegible] 婦人柔順 則（猗儺柔順之 [illegible]）

序云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恣而懐序云疾其君之淫恣
者歸道無成夫人之怨皆由君淫恣所能有若葉刺 序云鄭宣公
也 甚例
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傳夭少也沃沃壯佼也 箋云知匹也 疾君之
恣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案箋義非也 無知
謂無知識 即序無情欲是矣 蓋謂其下無室家無室家 子指無室家者 承上無累之具 嘗從呂記
既能恣放夫人失其順之後 夫婦之道至於不是 反不及少壯無知識室家之人得無累也
無知識也為樂也甚疾之之辭 傳以少釋夭以壯佼釋沃沃 當指
少壯之人 箋説不誤 其訓知為匹則據室家以解毛詩非其義
矣 朱氏輯古義胡氏呂氏嚴氏直指皆據箋為説失之
樂子之無家 箋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案何氏古義曰樂
子之無室家刺夫人也 女以男為家 樂子之無室刺檜君也 男以女為室
是也 鄭不悟此 討刺檜君 升格 指無家為女子 與刺君不合 故為曲
訓耳 一說此子指檜君室家適稱之夫人 亦非 時淫恣 檜君 夭之沃沃指檜仲 益而君
彼鄭伯 嘗少壯之時以其所欲
界 非無室家 識樂子之無室家 樂子之無室家 契於情事合
但於序無情欲之語未融
匪風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傳怛傷也 下國之亂周道滅也 箋云周道
周之政令也 迴首曰顧 案周道即治國之道也 不煩 言滅亡 周 明晴已本書適 宗
周況之 靡者處西周 京 寬仁厚之風盡矣 故詩人傷之 呂記曰匪風下泉思周
道之詩 獨作於曹檜何也 曰政出天子則彊不陵弱各得其所 政出
諸侯則強弱之相供 侵伐之暴 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

檜懷宗周為將切乎戰國時房喜說韓王曰大國惡天子而小（平王東遷周政不）
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此說深得序詩之旨蓋實備
小國之人身被其害故興懷周之治何是下國之風不如此詩出而
立小雅矣鄭以檜為周之舊政令故此等以政令謂周道
從也金實其實則非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傳說溉之釜鬵亨魚煩則碎治民
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
傳訓溉為滌明以釜鬵有國政誰能以亨魚之道我將滌
釜鬵何以治之箸誰能為治民之道我將滌
以釜鬵為喻其言不具當以前治民之道
以下以周之舊政令將好音
魚者我則溉滌而與之釜鬵又云溉之釜鬵者歸與之
餘也說文云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
未必然然文義亦未可知
鬵上釜屬
也草而田付而說家
曰鬵乃說鬵與釜屬誤矣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
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
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是箋義也西歸言以周道
為依歸耳箋以仕於周解歸字與素冠箋同一謬其家國其
先日好音謂作為美詩以諷諫之對上二章怛吊言之此一變其法
亦之教也大序之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即此意之義矣惟求懷我好音而與之同故箋云言端怛思

嗚今來已於洛水之末上合其柔巽而比之故亡改其嗚擇然我

此一章言爾人哉於是則化（取喻）以舊陳徵別說自可通義此義以將

言為周之舊故今則是教仕者以治民之道與序義不合矣（事理既乖）

待之周道在手西若此詩作於東遷之後與前篇日西方美人之言同 漢書地理志云鄭桓公

東寓孥與賄雜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鄭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

遷卒定雜會之地 韋注國語亦引唐尚書云鄭武公滅之是

檜仲為平王之初時尚在國經之語將西歸懷身東遷之亂衰其國

之將亡所為作矣不比在周東遷之西也

毛詩箋疏辯異卷十四　　唐埭李兆勛撰

國風　曹

蜉蝣　閏六月九日

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

焉案續序之言與經不合疑後人為之非毛公之舊也任小人於我歸

處有所指此時曹國無忘然以語見無所依歸義語依歸於法者以

自守詩人又不當言於我歸處此為語此詩為蓋晉文公時作也

晉强插文公過曹曹共公無禮又信負羈之妻之言於負羈曰吾

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而

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早自貳焉僖負羈饋盤飧置璧焉

是共公禮無年識者危之

以字文館友僖二十三年左傳同以討我是時作矣於我歸處

指重耳之黨賢者從而其留賓以免他日之禍也故以自歸自處（即頻之）

說重耳以中夏（段殷勤）廿著序之刺奢者何指曰指朝多偉位況無若衆（二年）

耳派為舊說但以好整飾衣服為奢也此詩麻衣裳楚之正作人

詩所謂三百赤芾者為刺共公詩無疑序云刺奢乃其說曰

与首章箋云昭公不合蓋鄭所見序文無昭公字故自為兩說知續序為後人錯亂多矣

之雅文本序無昭公字云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自命而說...）

又鄭譜云蜉蝣下取四篇共公時作（據此則正義本無昭字）

詩本中間接勸把詩揮文所見乃誤本非是（鄭譜）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之倚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

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箋云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群臣皆小人也

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

興者喻曹臣危亡旦夕然修飾其衣裳不自識其無遠慮也此任

曹楚之鮮明下言采采之衆多如雪言鮮潔明曹臣但飾鮮美其衣服

輔下言下言麻衣赤芾亦指其同侍從不及晉文之事然實

無不合箋云昭公誤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

之難將無所就往某此箋誤也序無將無所依之文無法以

自守之則於我歸處當謂於我歸居有以自守

危亡不於君遠謫罪所就往也於此續序之云年任云歸處歸

息歸說則歸居安息稅舍於法此甚且於我之文蒙亦難

通今謂於我歸處文廿上以蜉蝣興曹臣之無遠慮此

言已之所憂者遠之云實相成矣檀弓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

乎殯與此於我歸處之意同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傳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箋云掘閱
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
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

（掘閱是鮮字各本作解閱 從定本疏說）

（曹谷風傳閱容也知是閱有容訓此傳云掘閱容閱有明容閱明掘亦有容義掘閱連綿字耳其為容義同也）

者本是君則為容悅者也作者容閱即容悅矣箋鮮說當從
（取容貌身）
容本作解閱蓋鄭云讀閱為悅其義其細綠傳通解
說之歟義同謂其始生時穿地而出故解悅也（與傳同別）陳奐曰麻衣朝服
也閒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吉服小祀陸成表者其祭也朝
服縞冠素紕縞即縞冠則麻衣即朝服也此說為朝服無自（甚得之）
（為諸侯之朝服即皮弁服之）
確證但又從朝服之麻其色染緇經以如雪皆白謂素釋則從也
玉藻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以古者朝服以帛康子易之以
縞耳其色白則同也禮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即其素

美本用緇色之布而康子易用縞易之者不畢為不祥者孚
鄭注玉藻謨以諸侯之朝服為元端則素裳與天子之朝服不同故（諸侯言）
於此麻衣如雪疑鄭狐裘黃裳者皆疑但以鄭其說此麻衣如雪
非亦且朝之服矣又因以為深衣以書之至不亦未嘗人朝（別取）
（其云以曹之君臣以深衣為朝服）
（變易衣服也）深衣也其與檜羔裘義同（說）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箋云說猶舍息也案表記子曰君子不以口譽
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
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據此則詩本就待人說
其為賢者死留重耳之作無疑矣吾謂（載）籍曹無甚大不禮重
耳之事云閒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
而觀之是其不能留重耳心實惕之與表記所云正相反也經

言於我歸說雖有踈館留賓之思欲函鄭臣表記云欲歸其所
說其餘之人也讀說為悅與此義不合與表記引詩之旨亦不合

候人

序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某讀序依附經文為
之非下未審義也曹序云刺近小人蓋即指共公
於東之方人則此詩為晉文公作也今以國語考之其事益信
晉語公子重耳如楚楚子王饗之王曰不可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
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鄭之如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
效郵非禮也楚之言以不禮重耳為效郵則郵之為郵曹
君不禮重耳明矣然則楚子稱曹詩蓋即當時之作而楚子聞之
與他處引前代之詩者不同此一證也晉語又稱僖負羈言於曹

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
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
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
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以國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
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
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
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
不禮賓不憐窮也以詩考之首章從人之遠近窮亥即彼所謂不
禮賓也次章不稱其服言好從即彼所謂不明賢也三章不遂其媾
言所厚不終即彼所謂不愛親也四章季女斯飢言易窮當恤即
彼所謂不憐窮也與負羈之言一一吻合此又一證也據此為是詩即

國人因僖負羈之諫而發此其言為詩以刺君之作毋乃可疑者哉
曾公子而作（曹共公不用僖負羈之謀）
詩楚成王與曹共之同時不宜曹之詩刺楚之君已成誦在口因難耶
共公詩胡承珙曰風詩之作列國流傳曹詩偶傳於楚而成王誦之
而事所收有僖二十四年左傳鄭子臧好聚鷸冠君子曰服之不衷身
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記當時君子之語亦正與曹詩同
時又何難於楚成王之成誦乎此足為因時斷稱引之證序云共公
誤其失在因近小人而疏遠君子之說宋儒競於此序攻其說宏
或當然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 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祋也之賢者
之官而過候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案之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九字疑
非傳語從之候人者掌送賓客以下赤芾相承言彼候人之賤

職者能何戈與祋道路送迎賓客矣彼其之子何有三百之多而不宜
為君禮遇乎傳言候人道路送迎賓客其職賤
賓以賢者居在下僚也云賢者之官不過候人服雖其美矣且與箋
是謂遠君子也又因思之誠有此傳鄭君何假復為之箋乎從擅
箋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也小戎箋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於背補
傳所不言故知鄭為箋時乃傳中本無此語若是後之為鄭學者据
箋竄而增之者耳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傳彼之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
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案傳云彼之曹
朝也者據為彼候人故別之也經之赤芾傳為云赤芾乘軒者據
左傳乘軒者三百人為說也然別無此之言實此詩為重耳作矣

詩說為季年作，則候人自放逐賢為義，不以賢者居卑官為義
故知毛傳與續序之說皆非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
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
小人在位，亦非其常。箋義未合，而其謂不濡則是也。此傳語意與
揚之水傳同。可謂不濡其翼乎，正言不濡者之是異耳。維鵜在梁，以
喻晉文公遇曹，不濡其翼，以喻不濡其翼也。按鳥鵜洿澤，郭注：
今之鵜鶘也，好群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淮南子曰：
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是鵜為食魚之鳥，今所遇於 謂 濟(?)而得魚矣
在梁為 乃不濡其翼，咮則大失所望，其咮滿非可食。此正晉文公遇曹之權喻。戒以喻小人在朝，因續序而誤
也
象 箋申毛云：維鵜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興

小人在位，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亂其政。不取其不濡之義，而取小人在
朝之說，其亦昧於取舍矣。新表記注云：洿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
梁，以不濡其翼為才不稱，君子以稱其服而有德。彼以鵜喻君子義
尤未安。或三家有此說歟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云：遂，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
於君子薄也。箋義非也。此證國語自明。楚子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鄭 細說
之也。夫此非值以此為鄭曹人也。信負羈曰：先君叔振出自文王，
晉祖唐叔出自武王，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言其初本厚，今不能
終也。即此不遂其媾之義矣。韋注云：遂，終也。胡承珙曰：國語晉公子
楚成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既饗，楚王問語曰：晉公子
許，又請也。然值王曰：曹不可。詳林之子引詩之意，蓋謂九獻庭

實是厚十雙文敎之是不經其厚与書經所云不逆迹其精者其迹
同矣故其下云楚子厚尊以送之於秦是則所謂經其厚矣此條
楚子敎鄭之義甚諦但胡氏以引詩爲刺魯事解鄕來條此經
本旨耳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　傳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
箋云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喩小人雖見任於君終
不能成其德教　案箋義如此傳云薈蔚雲興貌正見雲之多
不宜爲小雲也蓋以衆雲興於南山而不雨喩衆小人之於君朝而
無恩澤及人也三百赤芾是小人衆也不禮賢者是無恩澤也
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傳婉少貌孌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箋云天無大雨則歲穀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

病　案箋義如此季女斯飢以喩賢者困窮〔不經下民也此經〕与上無恩澤云自相
〔与薈蔚喩小人〕是能爲喩與文實不相蒙也云歲不熟以睽經之所失之毖傳云
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蓋隱指賢者文也爲說季子於中生爲弟是
稚之之少子令而出之則一民耳〔幼弱之〕據此傳知季女寰有所受之義終毖
疏之說則傳語不可通解矣
鳲鳩　自閏六月廿二日至八月初三日緣事廢讀是日計讀功四十日
序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疏經云正是四國正是國
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爲人長則如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
無君子之人以案此疏今鄭義而謂以佞人刺近小人此刺朝無君
子文義相類皆謂無賢臣也設謂無賢用諸侯之身則曹君一人耳
詎得云無君子乎竊以時事考之此所爲或因位負羅式貳於晉文故

國人作詩以刺之。故儀貞罷曹之賢臣尚有貳心，則其在位用心之不
一可知，故序云無君子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傳：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
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
在位之人不如鳲鳩。案箋義非也。荀子勸學篇：行衢道者不至，事
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
鼫鼠五技而窮。引此章云云。故君子結於一也。列女傳魏芒慈母
卒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引此章
云云。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
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兩引詩〕此明以事君言，則詩不指人君明矣。興者喻
在位君子其養民當如鳲鳩也。案以喻君子之喻民。云七者，言之多也。

鳲鳩在桑，〔其子〕其子在梅、在棘、在榛，喻民或移事他君，而君子則不移
所從，執義一則心如結。此詩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者，
言從桑上而下於其巢，從桑下而上於其巢，以喻左右人君皆以養民
為重也。鄭於下章正是四國誤解，故今詩皆以人君言矣。又傳云平均如
一者，言無多寡厚薄之殊，與下經其儀一兮不同。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案
此箋改儀為義也。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
無類也。其下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是鄭所本。此緇引詩自〔緇衣自云義不壹〕
作儀，不相妨也，不宜援以改經。且〔此〕經言與下章為互文，此云儀一，下章
言帶弁，則儀之為威儀〔儀文〕明矣，不煩曲說。嚴緝曰：夫人容貌服飾之
間，皆可以觀其心之所存。其心平，則見於動作之間者，皆有常度，皆

子所貴乎道者三皆以驗其中之所蘊服注曰容貌顏色辭氣而
已知者人士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言同是詩毛
義馬瑞辰曰爾雅儀幹也左氏文六年傳引之表儀之与表同義人
之立木爲表曰儀人之爲民表則亦曰儀荀子君者儀也儀正則景正
故毛詩其儀不忒即曰正是四國矣凡言表儀式儀度皆儀
幹引伸之義箋說蓋本三家詩。陳疏謂此箋甚是傳文其說
誤也上傳云平均如一說視七子如一無偏愛也一對七云服經文之
一者箋云執義一者謂用心之義不壹爲說一對貳之即序之壹也（經之一亦即）
平均如之云如一執義則應如云如一（箋）以揆如之文援箋入傳字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傳云執義一則用心固案此服傳文也傳云其
外心云其內序之朝（用心之）不壹正即外以見內不說儀一即用心之壹也段
玉裁曰上箋執義當如一下箋執義不忒此云執義一文句相承當
如箋語以傳語今本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胡後箋從之
是也
其子在梅傳鳲在梅也案首章與言來盡如合下章乃明此說是
也鳲鳩朝莫在桑而其子每移其處以喻民遷徙無常而鳲鳩則
專執無貳也疏以子長大而飛去喻其民得成就而自安樂失之
遠矣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言此
帶弁其刻不稱其服案箋義非也言此帶弁甚見君子衣服有
常即上章其儀一兮是也不云心者与上互文見義如箋之說則
与彼人三百赤芾一例上句言彼其之子不得云淑人君子也疏申傳
亦知帶是皮弁以帶弁以質成冠弁以經衡弁經文是帶也之子

非諸侯之朝服也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之服也

作者美其諸侯之武華其常服知是皮弁正當謂爲諸侯之

（旁注：学作其文體之文也或與小戎傳同）

朝服皮弁服之證 義故雖爲璞然鄭注周禮弁師云皮弁之

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其弁伊綦是也

此箋雖仍其舊說然尚書顧命鄭注用馬融說作騏云青黑曰

騏出其東門箋云綦之文也其言之本此傳皆與此箋互相抵

牾矣至於出其東門小戎二箋

（旁注：綦綦之箋爲長 深甚）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箋正長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

言任爲長 作案既然訓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傳正是也小

字本相臺本是作長者文古本同案長字是也段云正是也

不誤鄭乃易爲正長也下章箋正長也三字是本在執義不疑上

序疏胡渙等作是也 陳奐云訓正爲是則是爲正是

（旁注：以段說爲長）

是正四國 是正四國言之

是四國也 大學引詩釋之云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民法后經正字之義胡云段所謂正是左傳之語而云正是四國者亦語

不但左傳 此國於晉於魯於衛無不爲正也即列女傳一心可以事

百君之言 若箋之說則以使伯邑考君非其偏矣 上下言正是

國人明正爲正民 非長諸侯也

胡不萬年 箋云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 案諸云萬年萬壽者皆

頌禱之詞 子孫世及也 鐘鼎款識多云其子孫萬年永寶用

上以言 不 其身壽至萬年也

禮記經解 其立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燕處則聽雅頌之音 行步則有環佩之聲 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居處有禮 進退有度 百官得其宜 萬物得其序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此之謂也 ……正是之義

下泉

序思治也 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 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案

曹共公之倍八年卽位正當齊桓晉文之世不得云無伯而序云思
明王賢伯者此因晉文侵曹而作也陳奐曰春秋經于洮于葵丘于鹹
于牡丘于淮齊桓公作方伯共公來盟會無有也自晉文公入國修
觀狀之怨侵曹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取濟西田終共公之世不得脩于
盟會者晉為之也此詩序共公並以爲晉侯故序其侵刻而思念
周之賢伯也其說得之
愾我寤歎念彼周京箋云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案箋
義非也念周京者思周京盛時之賢伯愾我與念彼對文明非思
先王也序云思明王賢伯者連上下年陳奐曰明王賢伯連言與
鳧鷖序神祇祖考安樂之同例明王神祇皆推廣之非經義之
所有是也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
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案箋
非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按此當文王之子
知經中之云武王成王之世東西大伯惟有周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
侯者郇爲牧下二伯也然經之郇伯正不必爲初封之君竹書紀年昭王
六年王錫郇侯命蓋於康王二十四年紀召康公薨此郇伯卽從
召伯之職矣傳云二伯者有所據竹書注晚出亦其證也胡承珙曰
此詩未孝與小雅黍苗略同彼之召伯卽召穆公觀大雅江漢所云
召穆公在宣王時受九命圭瓚秬鬯之錫明是繼其祖召康公爲東
西大伯故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正義曰經之召伯亦作上公
爲二伯得兼卿士一以彼證此彼召伯爲大伯此郇伯亦當爲大伯矣

以毛義爲其據漢書地理志以邠國在扶風之境者何治當者諸侯
未必遠及其說之曹也正是此所以箋疏之說誤但牧下二句亦當以爲其說
美不足辨也

毛詩箋疏辨異卷十五

歷城李以勛撰

豳風

國風 豳

七月 八月 九日

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
也箋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時成王自用其經金
縢之說鄭詳鴟鴞篇左傳季札觀周樂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
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是也七月周公遭變時作也周公遭變而陳此者
以記程氏曰將使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起之艱勞力趨時稼穡之
艱難故也是也孔安國子說義一節孔子曰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之業與序義合
則周公之言王業艱易與今通陳稼穡之艱難之言用豳人語每言之周

是之已夏或亦与之同章於鄭譜此序已志之説非毛義也
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強去晚寒之于耜非謂來耜也疏鄭志
荅張逸云晚温亦晚寒之是寒之晚温亦晚故使來耜非耕此發
中國一月也某晚寒之之義毛鄭不同孔援鄭志申毛非也胡承珙按
文於毛傳晚寒之之語序晚寒氣了之也此謂家當嚴釋寒之語氣作
晚而爲寒之故耕事遲發疏中毛以爲遲晚非寒之實騰鄭箋寒之氣
晚寒之説是非疏誤
田畯至喜傳田畯田大夫也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
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其事也
愛其吏也案箋義非也胡承珙曰此箋云爲田畯設食而於甫田大田
兩言田畯至喜又以爲曾孫設饋以勸農人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二
詩文同而義異宜其並爲孫疏所疑孔疏皆曲爲回護非也馬瑞辰曰
國語爲農大夫咸戒農用韋注農大夫田畯也田畯亦稱農正國語
農正再之韋注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者文則單稱畯亦稱畯農夫
也農夫即農大夫者稱也亦單稱田子令命田舍東郊鄭注田謂田畯主
農之官是也亦單稱農郊特牲饗農鄭注農田畯也是也此皆足
中詩箋互詳大田篇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
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
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
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案箋義非也十三章云
爲公子裳皆謂豳公之子則此公子不得爲豳公之女明矣如

以公子為男字則方氏苞曰當謂當據於男字不惟非女子所宜自忖於
殆及同歸女義亦不協是也鄭要之亦未殆破其仲春嫁娶之說與疏（故以歸為于歸耳）
中毛既以傷為傷其家而仍謂女傷悲思男有所據之志謀甚乃
傷云蓋以女心傷悲與上春日遲遲二句連讀故云感事若感物他如殆
及公子同歸句統承上女求桑（采蘩）之事故云同時出同時歸也鄭（與上傷悲句不連讀）
自通曉。○（以上）戴氏云是謂豳風六章箋之是謂豳雅末章箋之是謂豳頌
（日祭）葦籥其器周禮曰說也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
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是鄭所本然彼注考之文為不合疏謂鄭就
經為說故作兩解胡承珙為之說云鄭意蓋謂籥章於每歲皆龡七月
全詩而其取義各異取迎寒暑則曰豳詩取祈年則曰豳雅故周禮

亦歌其類者即左傳歌詩各類之義鄭據籥章詩詞正指類以曉人則凡
篇中言鑿冰沖沖類乎寒暑者之宋其皆謂之風言婦子入室類
乎男女之正者皆謂之雅其餘所不言未以類推之而定蓋七月全篇倘
風雅頌之義各篇每歛之以一時而共三用然二南為房中之樂而用之
鄉人則為鄉樂用之邦國則為燕樂皆比類以取義並非截然
二章為風六章以上為雅八章以上為頌也此申鄭意者謂以豳詩
頌者詩之大體篇章既云豳雅豳頌則豳風豳頌此不待有詩按
知者也朱傳以鄭說為非而備列三說謂本有是詩而亡之未王氏炎石
也謂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者饒氏魯也謂楚茨諸篇為
豳雅噫嘻諸篇為豳頌者或說也此皆的謂籥章鄭司農注云豳籥
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注引所謂豳風豳雅豳頌者皆豳地之詩七七

月所陳蓋自公劉以下之事為多故為豳風據此言之則豳雅當為
篤公劉等篇豳頌當為天作[illegible]思文等篇皆豳公之事也

（附說豳詩自指此篇而其雅頌之同用其說者對下雅頌而言）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
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 箋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
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 箋義非也傳之言蓋以條桑為不枝落而
采其葉下之句則皆但伐遠之而枝落者非也 段玉裁曰條桑者條其下垂不揚起
之條采其葉也斧斨伐遠揚者伐其遠人之枝揚起之條也毛意條
桑伐遠揚為二事鄭箋則取彼斧斨二句為條桑之實此說最晰
但段不解猗女桑句語依定從集注及定本作女桑荑桑語枝條之（柔桑）
新生者（於枝落之中擇其新生之荑桑）不但采其葉並枝條亦束之以歸也今采桑者尤如此矣從箋
說既非枝落不為用束之乎

七月鳴鵙 傳鵙伯勞也 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
晚寒之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案箋義非也月令夏小正皆謂五月
鵙始鳴此經言七月者呂記程氏曰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
（此正義孔疏以月令所云據晉之非樊光注爾雅云春秋傳云少皞氏以鳥名官）
（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
[illegible]夏至[illegible]五月以後皆其鳴時是矣
王肅謂七月為五月之誤非是孫疏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豳
鄉乃晚寒之南方是也毛傳云晚寒之豳亦豳土寒多雖晚猶寒之明證
寒之來晚也其說最確足破箋義說也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傳載績絲事畢而麻事
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 箋云凡染者
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此章箋義
非也傳言麻事起明訓載績為始載玄載黃之經於是始染之也此與

周禮不同者詩所云自夏時事不宜援周禮公之常為說且染人疏云
秋染夏之為五色則五色於秋皆可染矣疏中鄭說可證元黃以夏与
染之與八月染 与經不合 若是蓺績之常年元黃文進說染者為 年麻
東非非非十本次朱載玄者雜通書又疏云績麻為布武自衣之元
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為公子裳皆是衣服之事雖互言之也其說
亦非此云績麻染絲為公子裳 玄黃 不論其服其也 衣伸與祭服元衣纁裳
三荊經但言 者文獻備考呂記曰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故元冕
冕服用元禹傳以祭服為之援此衣傳云絲衣祭服也明元纁皆是染絲而至云染麻者
未之禮有士元衣纁裳明本年之祭服与此同也元黃為非祭服則朱裳皆
其承載績之下
若翻服故 知非 單云染絲也禮冕士元衣纁裳此傳云祭服元衣纁裳若
此公子之祭服与士同也云朱深纁也未此朱裳亦其鮮揚故纁之深
者而云朱耳元衣何載元之元纁裳即深纁之朱不云黃者士冠禮元端
元裳黃裳雜裳可也以祭服例之公子之常服其亦用黃裳 者亦多采故纁

為黃服是
四月秀葽傳葽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案箋義
非也說文葽草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云若苦葽明必是
黃矣 即先鄭曰月令孟夏苦菜秀苦菜即苦葽也寅等說 東小正四月秀幽戴氏詩考正援此為說然非是
于貉年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
冬天子始裘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共尊者
宜助女功案箋義非也傳云狐貉之厚以居者引論語以證貉与狐狸皆
為尊者之裘也陳奐曰狐貉不得為私居之裘其厚者以私居也江永圖考謂
狐貉之裘為褻裘奠說褻裘与禮裘異其說是也但其云以褻裘
可上下通用狐貉則章於鄭說而誤也亦褻裘与禮裘異者狐裘朝

廷之服並裳為並居之服此皆從裳也其私褻之屬以居則褻裳也從
裳非朝廷不得用私衣褻裳則不通耳（所謂褻）不經上下可通用也春秋繁露
服制篇曰工商不敢服私褻孟子為大夫私褻以居是私褻亦大夫以上
之服也論語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以私褻縕袍對舉明非
賤者得服之矣經不言戎自為裘鄭或為此說者彼以上章載績為戎
自衣故從其一例耳——陳啓源曰傳謂菊貴讀者多誤于褻二字書
讀誤在二字書向手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補之取私貍二字書讀
皮也二字書白經私貍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為釋也其說甚諦陳（朝後儀注之是也段）
疏胡說二家皆從傳文有脫誤以為未安矣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傳纘繼功事也豵一歲曰豵
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箋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

不用仲冬之獵地晚寒之故也承上言曰豵其禁箋豵非也同往國人同出田也
呂記王氏曰唯田國人竭作故曰同是蓋此言戎事不宜有臣在其間
箋言君臣及民者鄭以末章為傳群臣豫飲下與箋為說耳——又鄭援大司
馬大閱狩田為說故言不用仲冬失於上元嘉等因且四時皆習兵無冬狩不
習陵大寒乃為之何得因晚寒之遂習兵晚乎以事勢之理有難通者唯
與傳晚寒之不合也豵豜評語實疏箋說易傳不以豵為一歲之名則豜
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麋與麕皆云絕有力麖箋言蓋以麖為麋麕有
力者也據孔說則是鄭又改豜為麖矣
嗟我稼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箋言日為改歲者歲終而建子之月為歲首
二之日栗烈寒通之氣來而入所穿窒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安也
案箋以歲終為十月是以用建寅周正也考全篇所言曰月或十

月皆用夏时纪时者秉传之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
正月四之日周四月也蚕事人之易晓者之以纪之遂通用之正
往上云此蚕下云改采者马瑞辰曰当改采漢书作革为本解证也
革为改采犹云岁之将改乃先时戒之辞非谓改采于洛也其
说是也（季秋月令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也）秋不谓时为预计
皆违子为正与五年小异然究为郑外说不得不从深奥周之迷毛
讲也将文曰为上言越下于偁反一读上而宽反下九字漢书作革为
据义以一之日二之日将经之日则陆所云一读志即郑言七毛义正当
上言越下于偁反曰羽也与漢书之革同音读此殊义自分与说中
言往毛义从郑而失其实矣
谓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案：存疑）男功又获稻而酿酒以助其

蚕老之具是诏幽雅宴篇幽也传于有多训为大曲训助志笺云助
男功盖即经有助之训推而广之能则上笺云时宜助女功下笺云助
男蚕蚕夫之食皆自经其例云之非传之又也为毕义当即女功为之不
得云助采茶薪樗则蚕夫自采而自薪食之文将谁助乎疏皆用郑说
非是幽雅义见上
上入执宫公传入为上出为下笺云而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宫中之事矣於
是时男之野功毕案尔雅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此宫即下文乘屋
矣传据经言上为君治君之宫故解之非也乘屋为下章所云出为下於所
以往明入为上之义林传本上传春女悲秋士也与郑义异说者
宅不误下笺以乘屋为野庐之屋则误会传意矣
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传宵夜绹绞也笺云尔女也女当昼日往取茅

其作役宗以待時用某等義不順疏中之以為待收年穀用云部

言於否於要非侍方也乇以宗屋即執宮公之事此于茅宗綯在其間

匠備宗屋之用乎匠人云葺屋且參分瓦屋四分幾似楪故多葺

屋矣上八月萑葦侍之可以為曲是蠶用八月中已備無緣在田助說

畢之後須取茅以待蠶用且蠶具用萑葦葺屋用茅草人所易

曉（是不宜且盛絶乎 安）

亟其宗屋其所播百穀侍宗外也箋云亟急二宗治也十月定星將

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於播百穀理於來年百穀于公社菓

蠶義非也此文承宮室之下則二宗屋即宮室所以甚侍之入為上則不為野

廬之屋又所甚鄭蓋因侍有出為下之語故致此誤耳疏中鄭以

上入此室當為春邑之屋故以此為野廬殊不思塞向墐戶而當年謹室之

之計此宗綯宗屋為來年蔽風雨之計自是二事且上義亦以宮為（陸佃以宗為邑）（不播穀也）

都邑之宅猶不播与入此室處北復乎經自合其下說農事而此

二宗屋者所宮之以服財為之予者則百穀播種之於將者不服仍急

胡承珙曰荀子大略篇子貢曰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雖耕不可息則此以播穀

農事之意孟子告滕文公民事不可緩即引此詩可證經之義矣鄭

為耕毛義當与荀同是也

則是君之宗事与上不屬且自執公家黍稷向之間而以

以播穀為於年于公社菜非也其宮野之為治邑之宅于茅為待蠶用宗

屋為治野廬之屋播穀為君家於穀支離破碎殊乖經旨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疏

鄭答孫皓曰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案

則此箋之義當與鄭志同然據以左傳考之其說

鄭據周禮解左傳（非也）昭四年傳申豐對以七月之中来為藏冰之道

其云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即據此經為說日在北陸為夏

十二月則西陸朝覿為夏二月審矣其下歷之出入之時則火出而畢

然則單獻與出冰為二事，則出冰在二月，班冰自在四月，不得以西陸於

觀為班冰之候也。服虔以西陸朝觀，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

始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杜注因毛義為然(?)。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云：

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饑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群臣。某(?)

此箋本合經文，以就豳頌之說。月令季冬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

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

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之禮代之。~~是~~鄭用其注禮之說以作(?)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此頌伍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箋於注禮自為兩說，其云黨正飲酒亦

是毛義，與此箋不援(?)，當以正經文。獨用月令為說者，其以國君饗群臣

乃得為豳頌耳。殊不思此篇所陳皆民事，~~史~~無(?)君(?)臣之事。且其間言 [不得有] [朋]

采衣食並舉，一之日至五之日言衣之事，而四之日至三之日言田狩，則曰言私

其豵；五之日至三之日言鑿冰之事，則曰嗟我婦子；皆民自田狩，民自鑿冰之事也。六

月之日以下言食之事，而七之日至九之日言築場圃，則曰嗟我農夫，此言築

是則曰躋彼公堂，皆民自築室(?)，民自飲酒也。兩兩對待，經文自明。如 [及飲酒則]

箋之說，文義與上不屬矣。段玉裁曰：細繹正義，知傳本作饗者鄉人

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誤而脫落鄉字，古書類此

~~其說本出~~ [陳奐] 據以增補。胡承珙曰：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即本毛傳。[是也]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傳云：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眾也。

言也(?)，鄉(?)之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教之(?)飲酒，此(?)樂(?)歌大壽無疆(?)

是詩燕飲之樂賓義也其壽無疆自是祝詞而不得爲燕飲者之序
云所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與用於祭祀而後爲頌故其後信南
山大田諸篇皆有萬壽無疆之語而列於小雅正以鄭之告神所用也若
之於大夫加以萬年此萬壽無疆蓋即以大夫之詞矣胡承珙曰或謂萬壽
無疆古皆爲人臣祝君之詞不知華鍾稱壽乃古人引頌之常語士冠
禮祝詞有曰眉壽萬年言皆當爲祝君之語劉瑾曰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蘄眉
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詞無見斯樂不必爲國君樂臣矣
此篇詩説云萬壽者此即君子孫仰長之意如古器物銘所云皆是不
詩一人之壽亦於萬年也說者多誤遂以萬壽爲天子之詞耳斯於説
能皆詩四詞壽以饗酌經傳之推家與金石[illegible]皆不合

鴟鴞

序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
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案此箋誤其從金縢之誤
也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云云公將不利於孺子謂周公已攝政
之後也云我之弗辟讀不以法誅管叔之屬孔傳訓辟爲法不誤云罪人斯得
謂管蔡之屬也史記輯謂周公誅管蔡事乃爲詩貽王與古書同其年
可證殺於著所鄭不從志引鄭注金縢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攝
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怡悦也周公傷其屬黨無
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遊
風鴟鴞也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时周公未攝故以末之周

公之志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訓怡為悅云周公作鴟鴞詩以救諸臣
悅王之意也是孔說鄭注之意也開儒自歐陽本義以下暨馬融鄭說
闢非其失已不待辯獨鄭氏致誤之由則未有言及者富稱崔考
之甚誤明於不攝之說失周公攝政未即喪禮之古旨攝已離政於冢
宰是也武王崩成王為周公以冢宰攝政證古之考證實不得為
之地故流言之家間而起書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
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明周
公以攝政見疑也公肩不韙之名東征二年誅管蔡所以寧王室安幼主
不得已也故反而歸政成王及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天
下既定成王已長然後復子明辟攝政七年者統居喪三年言之也
王肅謂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攝政時成王年二十常有攝書疏作武

夫命惟七年此年成王七年周公復政而告公冬蓋惟居喪
即非攝政惟居喪之三年為攝政故後四年亦因而不改非居喪也
後有攝政七年之鄭之説以成王居喪周公冢宰攝政自是喪禮
不為攝政遂三年喪畢成王即政有閔予小子之詩公非有攝政之志
既而管蔡流言故避居東者也居東既為避居非誅管蔡則罪人
無所著故以為周公屬黨也罪人既為屬黨則作詩貽王自應為其屬
請命故為怡悅之悅其種種之說謬皆由於此而鄭氏所謂攝時則設之（甚至執倒歲月作十月鴟鴞時作九年當作攝時作其）
造為寬政古以悅莽之言者莽之篡漢實得居攝鄭以居喪三年
不為攝政祖於歆莽之事歟毛以二子為管蔡則序云未知周公之
志者謂未知周公誅管蔡之意也嚴緝曰三監謀叛而君臣之將未
得則既然也此詩不知者以為周公之自作年曰周公救亂志同春秋

書注以此序為定人之子矣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遑而作鴟鴞既
遂而作東山若不之出是也
鴟鴞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待興也鴟鴞鴟鴞也無能毀我室
未改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公之意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
意之所歸之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鴟鴞云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
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案箋義如此歐陽本義曰
有鳥之愛其巢者呼彼鴟鴞而告之呂記朱傳嚴緝皆從之是也
嚴緝曰
爾雅鴟鴞鸋鴂 郭璞曰 亦璞曰鴟類數此陸佃毛傳以鴟鴞為巧
陸農師是
物 中朱雅訓當是璞集朱雅云雅若鴟怪鴟鳥東鴟以鸋鴂 而從識 陸農師識
婦鳥不數其名曰郭云從陸農所謂之鸋鴂鴟鴞之別名方
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
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義當於
胡承珙曰三家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經中並無大鳥字
則所謂大鳥似指鴟鴞鸋鴂即指取子毀室之鴟鴞之確是呼
而告之與飄風硬飄硬飄無以我柔小雅黃鳥黃鳥無集于穀
文例正同箋直以既取我子以下為鴟鴞之言非毛意也其說甚諦而臭
家議之終矣但胡氏以鴟鴞爲武庚謂此時武庚管蔡為左右呼而
作於
告之以朱傳謂此詩武庚誅後而作則以在年於前說也 注既取我子錯云
不得謂武庚尚在傳
以為管蔡已誅云無能毀我室此世未收殷其將於之詞不得謂此
則
箋謂幸無毀我巢也吳氏曰呼鴟鴞而告之者謂之以曉王興者苟武
以我之志寧亡二子不可令周室毀壞也
庚既取我管蔡而又曰我周室堅固無能毀之矣此周公自明也
誅管蔡之志亦非晚兄貸者以鴟鴞為小鳥並本歸詩不託於大

按乃謂於第肅之説之説本康成其所據於條殆亦可見陸德明
締中乏失之○案云時周公竟武王之喪然攝政成周道致太平
之功業案云此未然見家宰攝政之非攝也鄭之此説先儒皆不與
因後儒誤解鄭所引孔傳云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遂而
計之成王年十三（即位）是並居喪為七年也（與王肅説同）又後儒惟周公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據文公誕保文武受命繼白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
年焉因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是孔傳文本相馬融
鄭猶不能老彼意以居攝與居喪為二故以周公居攝與文武之受
命一例耳鄭君蓋於喪畢而後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
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
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居攝之説創自新莽明堂位之文本無

非劉歆之徒而之曾云竟喪把然居攝也鄭蓋（因）先此未作有關
公踐天子位之文並意居攝為踐天子之位與居喪總己聽政不同
故云然耳至詳於鴟鴞篇受箋以鴟鴞喻世臣以我子喻世臣之孫
以我室喻官其土地（雅其）説支離附會（非其致誤之由）據其鄭既其本喪非攝之説
故不復置辯下同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
案經三斯字當一例皆詞也周公所以不可毀我周室之故言我於（室而）
愛（護）勤勞者惟稚子成王之病故也（西莊辰曰勤憂也愛之於其室之堅憂之惟其室之傾因愛勤皆於王）蘇引王肅云勤悰也周公非
不愛悰（字之是也）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上二斯指二子下斯指成王非是語又
云閔下斯字箋使此句為詞耳以傳斯字為詞又（成）王肅不合
二年誅王肅云鴟鴞及其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

[illegible]

與周室積累之勤苦也又云今者今周公時云先王致此王功至艱難
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王
説文章推鄭義非經旨也細繹經意以天之陰雨喻武王之喪以今女下
民喻管蔡之雖自悔其國之不綢繆也周公從既亂後追咎已之不明
日今已亂矣予已受侮矣誠使及天之未陰雨之時預為徹土綢繆之
計今女等作亂之下民豈有或敢侮予者哉下民亦指殷民不云此言
管蔡之亂也此章追咎其致亂之由下乃敘其救亂之難故序云救亂矣
孔子讀此詩以為知道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以為周公追咎已之不明者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周公之孔子之讀書未行不悖矣胡後
孟子之言可以得詩旨
箋以此經皆謂指殷民而武庚說誅之前後未遠非誅之家以說誅
管蔡所根謂周公自述其綢繆周室之國原不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傳拮据撠挶也荼萑
苕也租為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云
鹿也上二章云假使豫為之計不至敢侮予此言既受侮矣故手病口
病僅而能免承亦救亂東是其狀經云予口卒瘏直是口病之而
傳並云手病亦以經予手拮据云手予所捋荼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
所蓄租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病矣之上既云手而口文未見故又云予口
卒瘏言口病此手病也業就説非也傳訓拮据為撠挶説文云撠
持拮据云持捋荼手所持之物此全三句為文也下蓄租
今與卒瘏句互見
不言口其異義又為予手拮据予手捋荼予口蓄租手口卒瘏
則文意自明聖人之詩雖不可以字句求然觀此及七月鮮韓兔句
其條理之密從之妙自非他詩所及 胡承珙曰傳以為訓租為積

鶚字之訛誤蓋文字形相近毛訓租為薦亦猶說文之且薦也
曰予未有室家傳曰我未有室家箋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
室家之故案以箋是也傳以誤代曰昭以經曰字与他處為詞者不同
非之他人語己也謂我未有室家正言前此未嘗經國与上章之言相
應鴟鴞王業之說為箋箋云之鴟謂我未有室家之道失之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傳翹翹危也嘵嘵懼也案此周
公自言作詩之意也風雨漂搖喻流言即序所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
也予音嘵嘵謂作詩即序所云為詩以貽王也云爾尾殺故而室翹翹
鴟鴞此時而流言未能王者於毀我惟作詩以陳其切懼之至云

疏未其傳自撰王肅申毛

東山　写撰碩竹序云周大夫刺此大夫美之祖王朝之大夫也伐柯九罭序皆云美
朝廷之不知序云王不知未東將王之悟此
士未来作明成王既悟依次當居於跋之後今在此者

序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
一見王朝之臣不可居周大夫之後一篇鴟鴞之所以為風由於周大夫田美公之詩故
使破於未也王肅謂破斧之詩亦作於東山之後非是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
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
死其惟東山乎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
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
是志伸美而詳之案此箋曲護其居攝之說也書序云武王崩三
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是成王即位之初三監
淮夷即叛蓋主少國疑人情易動故書傳言君薨於時即引列金縢注云三監
管蔡霍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以將不
利於成王周公遂攝政懼因逃其惡開遂淮夷與之俱叛此所
居攝二年之時案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此鄭氏注之監以

居攝二年乃救則計其是成王之元年三年周公避居二年而居攝又二年
是三監之叛在成王崩後七年矣於時必去已久豈論史遷家記實陳於其東征之始
不以望得以武王崩三監叛乎且三監謀甚畏何至不於主少國疑之時而乘
興亂而起於後必當避居周公國事已定之後乃犯謀為不軌乎揆之情事殊必
不然鄭箋以居攝當為元年之值故必從其元年乃以攝政也四年全勝於表
竟之後有序東之文周公居攝非居攝有誤則不得有征伐故又以居東為避居此也居攝
書周公奉征即是居攝之時故又以周公為攝政三監乃叛畢也
數倒事實以就己說不知其矣疏不利為毛說失之北京陳
授破斧以下序言周大夫則此大夫美之詩王朝之大夫也此詩周不宜有王朝
大夫之詩因言周公東征之事附錄之耳詩為此是勞歸士或作其時當與狼跋同時言
不附於狼跋之後而居於此者非使東征而歸与七月鴟鴞相為之首尾且以見之
周大夫之作不先王臣則豳為周周之詩其義益明也葉

家也三年言其室家之望女也詔其家望之也摠承二年三年言之皆將士之
已勤勞四年業男女之以及時詔將士之未娶者室家男女散及期通
時文則別也依倡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通乎人情故其勞將士往之
反亦及殷勤猶盡其致以雅杕杜志於家矣緒以二年詔將士室家妻
與之也四年詔將士將行新合婚從者事於鄭說非序言也
家組東山惟之而將家來自東零雨其濛箋云此四句者序將士之情
也家往之東山既久其勞矣將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粟箋義非
也然其下句家東曰將為周公自言則此言家者皆周公自家也每章皆
言家組家來并曰軍士特以家之敘繼來三年分章將來與經此零雨之其也
序言周公東征三年而將正指每章首四句疏言序弟首四句者
序其情而閔其勞是以每章之矣故是之胡傳箋則曰李氏詩說解頤云東

居攝二年乃救。計武王之喪三年，周公避居二年，至居攝又二年，是三監之叛在武王崩後七年矣。於時為喪已久，豈論史遷家記實，不得云武王崩三監叛。且三監隆甚，何不於主少國疑之時而乘其周公避居，必俟多方之後周公已定，乃犯謀為不軌乎？揆之情事殊必不然。鄭以居攝四年營東都之後，必從喪言之，乃以攝政四年金縢於喪竟之後有居東之文，非居攝者則不得有東征伐，故又以居東為避居也。此言周公東征事，即是居攝之時，故又以周公為攝政三監乃叛之也。欺倒事實以就己說，不亦甚矣。疏[illegible]不刑為毛說矣，[illegible]其事精[illegible]亦有先此者陳矣。云大誥肆朕誕以爾東征，東征之一年也；金縢居東二年，東征之二年也；又代奄三年，討其君，東征之三年也。東征之三年，即周公攝政之三年也。得之。一章云其完，言完；師西歸也。二章云其思，言思其室也。

家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言其家望之也），二年三年之苦，歸士之已歸者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言歸士之未歸者，其室家男女數之別通其久別別也。然於男女人之大致，在為聖人通乎人情，故其勞歸士，往往反之。役勤務盡其役，此雅杕杜之所以為家矣。結以二年，言歸士在外，妻因之也。四年，言歸士將行，新合昏，從其事於鄭說，非序意也。

家經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箋云此四句，述序歸士之情也。家經之東山，既久，其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案箋義非也。經首四句，家東曰歸，為周公自言，則此言我者皆周公自言家也。每章於言家經、家來，與曰軍士特以家之處，經來三年，非外而更經此零雨之苦也。序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正指每章首四句。疏言不序章首四句者，序其情而閔其勞，是以並之矣。此亦是。胡承珙後箋引季氏詩說解頤云東

山即魯之東山魯蓋古之奄國書所謂王來自奄即東征而歸之事也
據此知孟子登東山而小魯即詩之東山陳馬王諸家皆從之王肅以東
為洛邑東郊殆爾之誤也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以族有服以親喪服不華棠為之變其倫
之喜篆之家在東山者曰歸也承心則念西而悲業鄭以首四句序歸
士之情則此經不得為周公自言故生別解耳孫毓云殺管蔡在二
年非刑之時喪服不華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孫而後悲悲變
說為長謀甚周公不幸遭兄弟之變以至寬之故不顧私親殺我誅
之至於周公之心抑且終身以為痛是以踰年蓋遠不比乎當人於兄弟之
喜踰時為戚及其對父母祭先祖且有悲然念其手足未嘗周公
之聖而謂西悲無倫排唯不足以為聖抑且有害於倫篆家云云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
謂兵服也女亦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
陳案箋義非也序云言其完則裳衣正謂常用之衣非兵服
也傳訓枚為微不見難他書篆難證解胡承珙曰傳云枚微者蓋訓
徽
枚為徽也即注周官大司馬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正語
而相疑惑說文無繣字王注鞬縫紼繣乖戾也又作徽繣是則銜
枚於口組繫兩頭繫紐於項有違戾結徽之義亦雅釋詁徽止也
枚所以止言語蓋謂亦可訓徽今本傳作徽亦徽字通以為
謂徽亦謂徽識也考工記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注云枚一分文篆間謂之枚
注云枚鍾乳也襄二十一年左傳識其枚數杜注謂識其門枚之數
今作徽亦形近而誤耳
枚之為數與鍾乳皆表之以為徽識之意故傳訓枚為微徽勿事行

故志為後事於行陣之幟識也說文衣部卒下云隸給事者為卒
古以染衣題識故从衣一六月織文鳥章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
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是兵服有徽識也詩云偏士完全
畢備矣女寫中以徽者服之崇旅可為後事於行列之幟識矣
之自兵不用也鄭說以崇衣為兵服則於傳義不可通故以枚為銜枚
胡氏以徽識之義附會銜枚之說失之蓋未思耳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傳烝寘也箋云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
苦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案箋義與桑柔傳云填久也臣以填之
為久非常訓故解之曰言訓烝為久者云烝久也不得訓寘後轉為
填後轉為久寫者寘當作填其年代擅改傳云烝寘也寘
在桑野之軍士在車下野餘之置在桑野之時出也烝得訓寘者一聲

之轉常棣傳烝填也填亦當作寘寘為久處之耳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箋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案箋
義非也陳奐曰三章傳云敦猶專專也亦在車下以驗軍士之出遠序云
一章言其完是其義也得之
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則然令人感
思案箋義不得序疏申之以為歸士在外妻思之也殊失經序之旨記
程氏曰丁夫于役田事廢宅廬遂荒果臝施下是也在彼思念其
家乎也蔽締曰宅廬將近則家事殘朱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毛義當然
○疏案諸文皆不云螢火為燐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
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
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

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為螢火

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也　葉孔疏誤也陳思王之論正得毛以

廣雅景天螢火鱗也与釋文本燐又作鏻正合蓋鏻燐可通用

燐為螢火為得實也王念孫曰鬼火有光謂之燐螢火有光亦得謂之

燐說文𤇾鏻燐之光鏻燐有光謂之𤇾螢火有光亦謂之𤇾莫謂

螢火与鬼火不得同名為燐則螢火与鏻燐之光亦不得同名𤇾乎是乃

陳王作論乃驗熠燿之為鬼火而非雖螢火之名燐鱗韓詩章句

之疏而非毛不詁訓之失此足訂孔之誤矣胡承珙曰符於熠燿燐也下

私增燐螢火也正以燐為鬼火恐人誤會故以螢火明之猶小弁之鸒卑

居卑居雅烏也一例以螢火之飛雅烏之鳥人所易知耳

大抵毛傳無而注義迷傳之云

簡貴

直索史語無一字無來歷後人不能盡見秦古書未可妄下雌黃諸

家駁毛未擭此稚之並皆謬耳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

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也案箋義非也伊維也皆懷思也謂

思家中無人之狀也畏者謂畏戰陣之事也承上云家中無人之況如此今

室家將近矣兵革死亡之禍不畏之惟思念家人不置耳不可畏也承

前四句伊可懷也承下中六句文義自明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

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辦有苦者以喻

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

栗裂同也案箋義非也婦歎于室以下六句皆婦歎之詞我征聿

至聿詞也鄭訓聿為述非是云至其君子是以苦也言之然繫綴於此自取栗為

薪是亦辛苦也栗者史記云燕秦千樹栗此其人自遂其生家

之羊故可所不以之也蔡以為君子之在受其子在東則不得以要其
薪故改字為裂以從其説矣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
其羽之鮮明也歸（士）行之時新合婚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
樂之（之子于歸謂歸嫁時也）箋以義以序云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者謂及男三十女
二十之時也古者二十（經役三十受）授兵六十還兵東征之士有成而成婚者猶得及
時故敘其事以樂之示箋之所説（於）其不合有三經云倉庚于飛箋云倉
庚仲春而鳴一也此經承我來自東之下（而云于歸）則序云及時者猶及今時
也箋云歸行之時則是既南侵望其三年之前男女及時其二也
詩號以鄭説若之國以秋反而在振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
既歸乃作東山是歸行之時正當秋冬矣而此箋以歸行之時為仲春
三也（於此）蓋此成見（其仲春之説）也緣經故多窒礙遂疏以仲春（以爲婚）按毛不得与鄭
同而仍用其歸行成婚之説謬甚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
言多儀也箋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
某箋義以也庶母申之者士昏禮此皆為士則軍士田獵役不得有
（徐璈曰緯紡外侍以多儀為不息焉不舉樂之廟見之男子妝之歟）
庶母云多儀者鄭謂婦人無男子揖讓周旋之儀其舉動威
儀則[illegible]是也侍引士昏禮施衿結帨者明儀禮之帨即此經之縭也
馬瑞辰曰方言蔽膝江淮之間謂之褘説文褘蔽膝也是褘為蔽膝
之名上古蔽前蔽膝象之示不忘古其制於衣裳前第為一幅巾
説文市從巾象連帶之形也説市或作韍又作帗説文帗一幅巾也又
名大巾方言蔽膝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郭名忘之婦人蔽膝謂

之巨巾是以大巾巨巾並對佩巾為巾之小者言也佩巾名帨蔽厀
者大巾巨巾之稱故得同名為帨正義引孫炎曰褘帨巾也其義正
本毛傳之說以褘釋縭又引結帨以證結縭褘與帨為一褘既為蔽
厀則知所謂帨者即蔽厀非佩巾也內則女子生設帨於門右野有
死麕詩無感我帨兮帨皆當指縭言之以其為嫁時夫所親結
也結縭謂結其蔽厀之帶~~[illegible]~~（帶所以繫故）又爾雅曰縭緌也
緌緌也綏亦繫也紟紟古通用說文紟衣系也漢書楊雄傳紟芰
茄之綠衣兮注引應劭曰紟音紟系之紟紟常也衣常謂之紟帨
常亦謂之紟是知繫於結帨即繫帶以結其帨也郭璞爾雅注以
縭為今之香纓士昏禮鄭注以帨為佩巾孔疏以繫巾於為內則
之紟纓是月失之矣此說足為未解經之誤但以縭為夫所親結

與詩不合未免小失耳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傳云言久長之道也箋云嘉善也其新來時
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善何也又按序其情樂而戲之箋
義非也傳云言久長之道是以久訓舊久長謂日後也蓋門傳當久也
以昔為日後義與此同舊謂日後則新謂今時明矣言為士新婚
及時誠甚美矣其久長之道當如何乎謂日後雖舊當如其新乎
易序卦傳夫物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實傳所本
矣若箋之說不近於戲謔乎

破斧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箋云四國者管蔡商奄也流言毀周公
如箋蔡非也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流言者獨管蔡耳王曰

此下一條補在卷尾

云惡四國流言者亦惡其叛亂損壞禮義也云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云四

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案此箋曲

護其避居之說也鄭以周公居東皆蔡叛亂但流言耳及公所

西攝政乃犯懼而作亂故周公又復東征下箋云周公既反攝政

東伐此四國明東征與居東為二事如此經有云既破又缺故正以書

彼二事其意以昔之流言使公居東為破毀我周公今之作亂

使公東征為損傷我成王故曰有此二罪矣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

成王本為賢矣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且破缺之說孔

疏駁之經傳于此傳以斧斨喻禮義與下篇斧言同皆比體鄭經常田與德本都田本末

舉本朝文也

四國是遒傳遒固也箋云遒斂也案箋義非也元鳥傳遒聚也集

眾斂義此傳不訓為聚而訓為固云以周未語固其禮義也首章四國是

皇傳訓皇為匡證之正也證以語義匡其不正也二章四國是吪傳訓吪為化證

以禮義化導之而已不殺之也此承匡正化導之後故云遒固證以禮義

堅定之如易泰傳恆德之固也是其義矣鄭本據傳中就禮義言

皆首章等言正其民人之心是鄭但就民人云則於遒固之訓亦不通故

改訓斂耳胡儉等乃申傳非易傳失之

伐柯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箋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

欲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

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案此箋誤於避居之說也不知當周公誅

管蔡之所以安國而成王難之是不知周公用禮義安國之意
即推破序近例王不知是也鄭誤以此作於避居之年時周公尚
未坐誅未誅管蔡成王豈所猶難不得詔王不知是時成王已得
疑之誚周公非攝也又不得詔不知周公非攝之志故變其說詔羣 將近
臣不知耳於篇之朝廷人只所看未有稱群臣爲朝廷者漢觀
稱人之義曰國家曰朝廷古今同也蜀以不之剝成王剝成王者 王破鄭說
在雅此詩之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豳之剝朝廷此說可謂深切著
明矣 王劭曰此篇經傳皆不見近公之意諸家以近公爲說未皆謬於箋矣
管子侍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以治國不能用禮
則不安某此篇孔疏於兩家之義剖析甚當其用王肅之說中也
亦合但於侍之禮義治國之意未有發以窺詔侍未曾生[illegible] 此及上篇侍皆以禮義爲之
此非從作近論上侍以管蔡數兇爲破鼓神禮義則此言以禮義治國者即

周公誅管蔡之事也武王崩成王高周公攝政方欲以禮治天下不意
二叔流言之變起蕭牆於是用帥興師用中國典刑雖於誅戮之
條那復說禮義之事矣不知此正周公用以禮義治國也禮者定上下羣
親疏經國家利後嗣者也管蔡以臣而叛君是無上下之分也以
親而佐撫是無親疏之別也叛君而佐撫則國家危亂而後嗣危
矣故周公之東征所以定危亂扶綱常明名分之不可干而示其能用禮以治國乖征中誅於天下也大義
滅親雖用其義未侍之禮義者亦治國之柄明定亂必誅管蔡
國用經義斯以之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 明 誅管蔡則國不安能用
也是則序之不知志正說成王不知周公之誅管蔡所以用禮義治國序
侍正互相發矣歐陽本義說侍說不悟簡略汗漫考之詩序考世
此篇蓋未之思耳

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傳箋行列貌業傳意不明疑申之以為我見

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籩豆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

矣未免雜入鄭氏迎公之說非毛義也上傳云以其所能乎上交乎

下以其所能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明事上交下皆成則於身則此經

正云周公攝政以禮義也實誅管蔡之律誅殺度出此等節

成王雖令之不能無疑故詩人言此以明之蓋證周公之事上交下上也此

則今之征伐人弟兄其用盛於斧斨再而我見其禮義以治國籩

豆行列踐然也序云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其義矣　周公則常知其以

假未用傳不箋籩豆於酒之誅此未莫殊深去周公未乎

九罭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案此序与伐柯全同刺王刺

群臣毛鄭之説無異而但後傳求之則四章皆刺王不知之詞与序

正合據箋求之則首章言之當迎周公二章三章陳告曉東人之

詞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初不見刺群臣意鄭于序文從之

强分經意以配之比則全不相顧矣

九罭之魚鱒魴　傳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箋云

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

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業箋義非也傳云小魚之網者言網之目

小本無網字也魚麗傳云庶人不數罟之數罟者後入澤梁此云緵

罟亦數罟蓋小於四寸之目者與者王者之下士小國不宜久留聖人

是也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者　其魚鱖鯤　數罟以鯤為魚子

是以鱒魴為小魚則此鱒魴不得為大魚故不斂其相稱也非以小魚者

周之書殊為不倫且與下箋以鴻為大鳥亦不一例矣縣之箋存例之
與魚大小不異非傳本恉鄭云
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傳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箋云王迎周公
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禁箋義非也我之王也見周公當以袞衣
繡裳謂王服此服往見之說歐陽本義曰毛云所以見周公者謂
成王當被袞衣以見周公是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鄭
司農云袞卷龍衣也與此傳同鄭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玉
藻天子龍袞以祭是袞冕為天子祭服見周公而服祭服亦所以
尊周公也若如箋說則周公當武王之世已爵為上公為二伯袞衣為上公（大師之服）
之服其所固有何假成王以己服為以榮乎鄭說因（於狼跋誤以赤舄屬周公故此）（亦）以其袞衣以周（公之服）
言袞衣為上公之服
公迎而東者陋之攝政也之其將為之事故非王以己服迎之陋（當將攝）
（之斷）是攝也即每以數首九錫之事例之歟陳奐曰爾雅釋言云袞黻也此云
袞衣繡裳袞繡南之黻衣繡裳是袞衣於黻衣矣傳南傳云五采
備謂之繡廣揚之水傳之繡黼也是黼衣於繡衣黻裳於袞衣繡裳矣（荀子袞公冕黼黻衣黻裳志不如革）
然則袞繡同文衣裳同歸袞衣即繡裳故下章是皆袞衣者但
舉袞衣以該繡裳矣如鄭於采菽箋及禮記玉藻周禮司服儀禮
覲禮注皆謂畫袞龍於衣繡黼黻於裳儒者皆從鄭箋之說文衣部云袞天
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說文與傳異於下章
有裳字許說卷龍繡於裳與鄭不同今細而觀之惟許合古也王勃詩
讀從其說是義或然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
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者之邑失其所也箋義非也

鴻鴈傳云大曰鴻小曰鴈此爲傳者與彼同則鴻正鴈之屬耳矣
宜循渚也來歐陽本義曰鴻鴈喜高飛今不得翔於雲際而飛不
越水渚又下飛田陸之間比周公不得在朝廷而留於東土也是如陳
疏按段氏說以鴻爲鴻鵠經用新義中毛非是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時東
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
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案此箋從小序之美周公
云刺朝廷不知者故曉東人之說鄭說（此當並）誤（江）解東方無以公歸之義失（而東人欲留之）
解耳歐陽本義曰我公所以留此者未得所歸故處此信宿間耳東
云經言未也胡承珙曰無所於其事云無處於女於之於東不安之
與東人相告也毛義當然　毛以周公東征四國自不得當東者之人非西周公之說豈煩告曉之乎疏以箋申毛誤甚
公歸不復於女信宿疏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
之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爲言如當訓復爲反王肅之意
以所以反之道傳之言成於某疏訓復爲反是也矣云所以反之道則非
也歸復皆訓爲反經於公歸之下（更）云不復則是歸朝廷之後不復反
於東耳歐陽本義曰言公但來歸耳歸則不復來也毛意當然
上章言無所（識）王不爲之所也此言不復（冀）王不令其來也反正言之皆
所以冀王之一悟耳並告曉東人之辭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傳無與公歸之道也箋云是之東者也東者
之人欲周公留爲之君故云是以有袞衣謂成王所齎來袞衣願其
當周公於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案此箋誤也九云是以來文皆有
所承無上二章言周公不宜居東故此承之居東而言周公策証誅除

殺我王是以得安於有此袞衣今既得安矣乃不知周公之所為之
道是使我是以東(?)而心悲兮 鄭誤以袞衣為上公之服 則於是以二字不可通
故而言是之東者 如於東者 有袞衣繡而不詞矣 諸家並用鄭說申毛 未有以袞衣為成王之服者
雖不無毛也 周公東征西國 而無避居東都之說 東者之人 何於歸(?)將(?)
事周公之意 自鄭君後 詩毛義之不明久矣 （今本無其有刺不詳）

狼跋

序 美周公也 周公攝政 遠則四國流言 近則王不知 周大夫美其不失
其聖也 箋 不失其聖者 閔流言之不惑 王不知不怨 終立其志 成周之王
功 致太平 復成王之位 又為之大師 終始無愆 聖德著焉 案此序
可以正鄭說之誤者有二 鄭以居東為避居 則未攝政也 序先言攝
政後言流言 明流言之時已攝政 居東非避居 東征 則避居之說
非矣 伐柯九罭二篇序 皆言刺朝廷之不知 鄭箋以刺朝廷為刺群臣 此序曰
王不知 則以朝廷為群臣之說非矣 不失其聖者 謂經雖成
王成為質居 即每章下二句是也 疏謂於經無所當 蓋誤於鄭說耳
鄭以首章上二句為周公避居東都 ……不失其聖 不惑於流言 不怨於王 ……
周公閔流言 則東征以誅管蔡 義在誅管蔡 是以不惑 王不知 則作詩
以貽王 以見其心不怨 非避居東 …… 正不惑 非東征誅管蔡 故
不惑以言之 以鴟鴞為屬管蔡之詩 非能順王 故僅以不怨言之耳
其且其所云不惑 東不怨者 語不恤人言 不畏王 誤而終成其居
攝之事 其曰終立其志 即鴟鴞篇周公既攝之志 是也 此其說殆非 其旨是
證 聖其矣其甚矣
狼跋其胡 載疐其尾 傳 興也 跋 躐 疐 跲也 老狼有胡 進則躐其
胡 退則跲其尾 進退有難 然而不失其猛 箋云 興者 喻周公進則

跋其胡狼狽於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老也退則踏其尾 以進退分跋胡疐尾
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為是聖德之所致業 以進退有
以有難據釋跋疐
雖老則序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是也 經序併言之云初無此異 此義以四國流言與王不知
其進有難之事也 既於 傳曰見其貴舍當 以成王為之而退有難之事 又與 而於序
其不合 摘之經成序傳曰亦不合 經取傳進退之說字文不用其義附所以事會謂會以成其
孫位之說也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
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 箋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
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
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為太師履赤舄几几然 案此箋讀
之其失有四 春秋昭二十五年經書公孫于齊 春秋之例內諱奔
諱之孫莫自夫子作春秋以前未有也 周公之時不宜援以為例一也 赤舄即金舄
攻傳云諸侯赤芾金舄 達屨也朋天子與諸侯同此不云達屨 此傳相沿赤舄而云人君
之盛屨者承上公孫言之明獨言今以為於服天子之服也 鄭於周禮
屨人 服屨 赤舄黑舄 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
為上 冕服之舄 詩云王錫韓侯
之言赤舄 是鄭注 諸侯 與天子同 服赤舄其 此經渾言
言赤舄何以知其必為太師
朝 服 此
之屨 二也 上傳云進退有難 詩流言與王不知皆是為公
難 此篇成王留公為太師 是宜訓之退有難乎 三也 傳云進退志
據上經胡尾而言不知此經也 然以成王留公以為言退有難 是上二句
之進退 此二句但言之退 無義不屬矣 四也 於此覺其跋疐之由則不
直言 蓋以周公居攝為踐天子之位 如春秋諱奔為孫 究

言孫遠之德亦鄭兄曾孫有周大繼天子位之文則後子孫亦
曾為孫天子之位故云後成王之位孫遠承此成功之大美以孫續以
篤為長所謂不墜其業而脩其未發者之辭經言曾孫之美序
言美周公者美成王正所以美周公也曾言曾孫遠有難知者於
經既成性成王幼主成此曾孫之大美服其先業凡之於朝廷之上
是四其所以不失其聖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遠有難者以使王
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其所以行禮也此非序傳之言
曾孫假曾德言不瑕傳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如業德言
謂令名也成王因流言而疑周公是不仁也以誅管蔡而疑於未解也
不智也以乃爲鴟鴞之詩成性王心雷風之變過以而後全其大美（言聖）
稱為於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服周之重其孰能與於此乎鄭以曾孫（非德音大抵訓為言之語詞故此箴）

曾為周公孫遠承此成功之大美則下句曾孫篤之周公不失其聖於（孫位之時其言之語）
言叔不可疵瑕以言不失其聖之事絕句　宗一例矣
上言未得凡之爲進有難之事而為王競寔其厚相進此未未朱其
聖與上句號寔之其常傳本皆胡承珙曰泉水二子之言有皆
言不瑕有害傳並訓瑕為遠箋並訓過此傳亦常作
瑕遠也箋言不可疵瑕未用二易傳非申毛也小木稚廣訓云不瑕
曾德言不瑕爲道成王大業（美）教稱遠也此以曾孫為成王碩曾為大
美毛傳皆與之合德言不瑕爲教稱遠無害古訓見遐遐義不疵
猶矣但邶風之不瑕言不遠不與彼同此不瑕言遠不爲其故教與大
雅不遐有佐同其說甚確當據以訂鄭正本傳本之誤

補破句

云周大夫者周公之序非王朝之大夫也亦者此周國之風也周風而繫之
豳故云周以明之猶邶鄘每云衛唐風每云晉矣此以序例而知之也東山
之大夫此下四篇皆云周大夫明與東山天子之大夫有別殷其靁云召南之
大夫大東云譚大夫義同此以序義而知之也伐柯九罭序云周大夫刺朝
廷之不知朝廷即成王耳言之朝廷者所以明此大夫非廷臣也若為王朝
之大夫則序當云刺成王此以序文之變而知之也周者周公之國也周大夫美
周公與無衣之大夫美晉武公終南之大夫美秦襄公同美刺各於
其君故謂之風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也若為王朝之大夫則是
言天下之事當在雅矣此據詩體而知之也季札觀樂豳在齊前太詩
師編詩之意以其不蓋以周公太公之作相等故使其國相次欽然別序云周
大夫正與齊南山云大夫同而非王風周大夫之比明矣此據詩之舊
次而知之也鄭氏疏不加剖析據譜疏引鄭志云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
公之業亦為優矣是鄭以周公專豳國為優故疏申之云周公王朝
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非別鄭孔皆不以周為周公之國也與諸家相沿
亦未有言及者夫周之為國不明則豳之為風不明周公之詩之
繫於豳亦不明其失豈淺尠哉

乙未閏五月六日重閱改定時陰雨連日大和溪秋
公進燈下自記

附 譜疏引鄭志云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為優矣是鄭以周
公專豳國為優故疏申之云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非別鄭孔皆不
以周為周公之國也

同祥榮記